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三下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元年至四年

一 魯僖閔公庶兄

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歳歳在鶉首

二 齊師救邢次聶北三傳異義

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正義曰公穀以為齊宋曹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此時邢不滅何以言封左氏將卑師衆稱師

三

邢許自遷宿陽强

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皆是其國

之意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他人强遷

四

書姜氏薨不言殺諱之

傳在閔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也夫人薨例不書地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五

公穀以書氏去姜為貶左氏無貶

注僖公至闕文正義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

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絶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

六君親之惡諱雖有例而無常準

注掩惡至可也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

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已之意而為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

辟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

七　齊威救邢逐狄師無私取

邢人潰而奔師弃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為之斂聚皆撿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

八　侯伯救患分災謂州長

注侯伯至穀帛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為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得州牧於其

竟內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

九

書城楚丘與城邢異邢已遷

此決城邢也彼既遷訖乃為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十

會江人黃人三傳義異

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

其遠國降而稱人賈云江黄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為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黄人為國君親來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十一城楚丘而封衛

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為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舊是衛國今云

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

十二 禮過他國必假道

聘禮云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乎虞

十三 將假道故言虞能病虢晉不能報虢

服虔以為虢為不道伐鄍三門謂虢伐晉也虢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

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来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宫之竒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

十四 惡虞貪賄故以虞為兵主

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伐虢未知誰為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為兵主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

也明晉實為主而仲尼先書虞

十五 言豎貂始漏師為齊亂張本

注寺人至張本正義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內小臣以下皆用奄人為官也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為內豎之官以為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為豎貂焉此時為寺人之官故

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故言始以為齊亂張本

十六僖不雨每時一書又書得雨與文公異

三年注一時至為災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觧去冬今春也書首月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

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揔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不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賈逵取以為說杜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十七 徐舒相去遠而越境滅國

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壤鄰接思啟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而越境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

十八 蔡潰遂伐楚因行而侵蔡

四年注遂兩事之辭正義曰桓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無向紀之心至魯

始生意榖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為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

十九 許男卒不地内桓師

許男新臣卒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榖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内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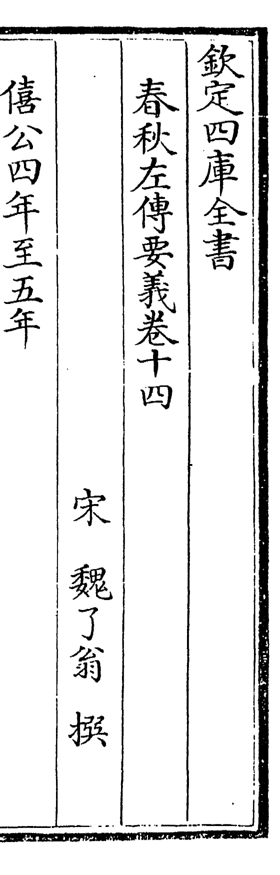
卒於國左氏無此義

十二楚子本遣屈完觀齊完自求盟

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説豈當然乎故杜別為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

稱使以屈完自來盟為文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完之本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三下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四年至五年

一楚界未至南海因北海稱所近

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

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蓋末界之微事

二 五侯九伯先儒無同鄭說者

大公為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為

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諸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三齊侯夸四履杜釋河海之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正義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莱城陽東海廣陵吴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

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内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

四 齊漢晉時河道與古不同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

以来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于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大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

五

茅縮酒之義杜從鄭興荆州菁茅未審

注包裹至未審正義曰禹貢荆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為葅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别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

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

六昭王南征不復非一說

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吕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為虛誠

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遥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

七 釋資糧屝屨

資糧屝屨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曰資猶用也然則諸所

費用之物皆為資也糧為米粟行道之食也扉屨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揚雄方言扉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扉不借粗者謂之屨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扉用草為之也

八周禮先筮後卜春秋時不皆然

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

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崔靈恩以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為吉名為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

九以象滋數言筮短龜長實未必然

注物生至數短正義曰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象者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為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為短周禮占人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此傳為説聖人演筮以為易所知豈短於卜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

十薰猶十年有臭善易消惡難除

薰是香草蕕是臭草一薰一蕕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揔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為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𤸇彼𤸇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

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十一驪姬酖酒堇肉公不怪其六日不敗

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為怪也穀梁曰以酖為酒藥脯以毒

十二晉以明年告殺申生

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来告實以去年死告

稱今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云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為實誣加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十三 杞伯姬來寧成風因朝其子

注伯姬至其子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

十四矣杜云十歳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歳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来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来耳

十四 諸侯不再序王世子與會不與盟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為王世子不盟

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

貴世子也

十五鄭伯辟首止之盟而逃

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

十六虞公貪寶拒諫而亡故稱人以執

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於傳未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絶忠諫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虞且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虞亦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以是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謂不書晉名也

十七傳書正月朔日南至

注周正至南極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大雪節故

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歴僖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歴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歴數同者杜推看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歴同

十八 觀臺臺上屋可觀望

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宫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

十九 積章成部積部成紀

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九年為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冬至為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為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為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

二十釋分至啟閉

一年分為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

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為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啟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

二十二鄭釋雲物之占
一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

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丘荒黒為水黄為豐衆之此言盖出古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但世絶其學故莫能知

二十二　稽首頓首拜手之異

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觧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

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叩頭以至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為拜手乃為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為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為盡禮致敬說者又以為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首謂君荅臣拜也

二十三 襄王子帶同母史記云異母非

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大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二十四 釋輔車相依

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為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為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為二名耳輔為外表車是内骨故云相依也

二十五　大王三昭王季二穆同異

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

同母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虢仲虢叔王季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故一以為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虢君字也據傳文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云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

封二人也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號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二十六 以勳受封必有盟如漢功臣誓

注盟府司盟之官正義曰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受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而得有二號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

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臣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以勲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

二十七 晉以桓莊之族偪盡殺之

注桓叔至五年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桓叔之族從祖昆弟唯言從祖昆弟舉疏者而略言耳

二十八　杜以蔡命為逸其物作繫物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為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繫師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繫此乃是物

二十九　周臘大蜡各一祭漢不蜡而臘

虞不臘矣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

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

三十　卜偃以童謡期滅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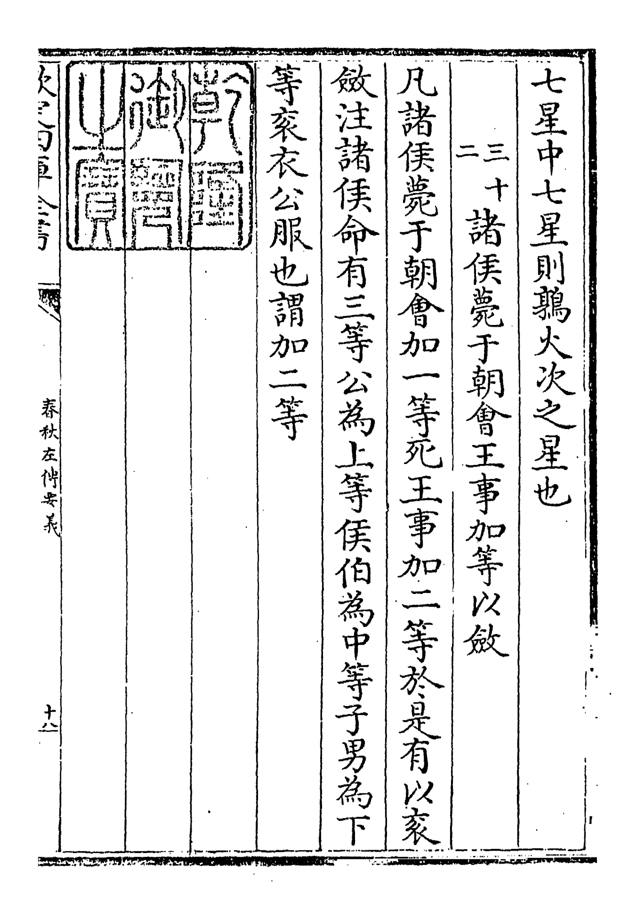
時有童稺之子為此謡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焞焞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謡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

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東方七宿皆為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食為辰昭七年傳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南方七宿皆為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傅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傅

說殷髙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為傅說星也傅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焞焞然無光耀也

一三十日月合朔在尾故至旦月過在天策

注是夜至在策正義曰以三統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



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三十二　諸侯薨于朝會王事加等以斂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五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臣趙炎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六年至十五年

一諸侯無故不造城齊威以新密罪鄭

書新城以新城為鄭之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二 鞾面縛銜璧因疏史記書微子事謬

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

三 禹貢周貢有常職周衰聽於霸主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

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惰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總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

四會不列姦故辭鄭世子華

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姦故下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

五六 王臣與諸侯會盟或譏與否

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

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為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為盟所以獎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共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下以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之别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勑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

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則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

七 鄭伯新服未與會故別言乞盟

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

令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言請服義無不受

八　哀姜於禮不應致歷三禘而後行

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為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為此祭也大廟廟之大者故為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謂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

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為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

九 小寢對路寢為小殯廟謂朝廟

喪大記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人卒于路寢謂卒于夫人之大

寢對君路寢為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為失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宫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

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十稱宰有宰夫以上稱公有三公五等公

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知周公即宰孔也其官為大宰采地名為周天子三公故稱公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内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則必非長官

亦稱為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稱字宰周公又承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因歷序諸國而言之

十一　未適人何以卒男冠女笄皆成人

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

二十書王公崩薨弒皆從赴

甲子在戊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討諸侯之

薨當且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

三十 天子諸侯在喪所稱之辭

鄭玄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已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不忍絶之稱也諸侯爵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産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尊絶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特為公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之事既不為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

也然桒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羇出奔陳杜云先君既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者當

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答諸侯也

十四 公侯未葬稱子唯盟洮書衛子異

春秋公侯稱子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

十五 尊齊侯故賜胙比二王後

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禄也脤膰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之後也

十六 齊侯異姓九命之伯稱伯舅

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

伯男鄭玄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

十七 小白余

諸自稱余者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十八 侯氏下拜登受之禮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

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十九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

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已志在陵人則人亦陵已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

二十　荀息稱名猶高厚從君於昏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

也死者不稱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為之傳奚齊是其從君於昏也

二十一

申生請於帝以晉畀秦妖夢

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突之言方改圖者

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曲為小惠豈有一人寃枉即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為之

二十二　雖改葬加謚申生猶怨

晉語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謂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不更厥正大命其傾犄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

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亦是申生猶忿之事

二十三　諸雜戎在伊雒閒

伊雒之戎正義曰釋例曰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閒者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

二十四　諸侯先城楚丘至此築郛

衛以二年遷於楚丘諸侯為之築其城至此為築其郛公羊傳曰郛者何郭也不單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郛也

二十五 君子謂管氏宜世祀而詞無驗

君子至宜哉正義曰丘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絶滅是行善無驗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

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二十六 沙鹿崩依元后傳為山名

十四年注沙鹿至繫國正義曰公羊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為說也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

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為山名依漢書為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災為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為梁山沙鹿崩山崩必

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别言之

二十七　諸侯城縁陵不歴序其人譏之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總云諸侯城縁陵不言其侯其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為其有闕也知闕為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為患不終故總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歴序其人總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

二十八　沙鹿崩謂有大咎梁山崩云有朽壤成五年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沙鹿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壤而自崩此皆聖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是詭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

二十九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大夫既卒書字

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為冥謂書曰闇冥也杜以長厯推已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大夫既卒書字

三十　震霹靂而言雷電擊之

說文云震霹靂振物者電隂陽激燿也然則震是霹靂而言雷電擊之者霹靂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

三十一　申生母非齊桓女惠文母非姊妹世家謬

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馬遷之妄耳

三十二　晉惠公許賂中大夫而背之

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

三十三 釋河外列城及虢略解梁

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虢略虢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

城不可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則在
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數也

三十四　卜人用筮故以雜辭占蠱

徒父以卜冠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令用筮知
其本非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
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
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
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删定以

為此云涉河侯車敗又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無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人為筮且南國蹙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三十五　內外貞悔及秦晉之象

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序卦曰蠱者事也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

易言之蠱卦彖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别有雜辭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為内上為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内為貞外為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為下體而以上卦重之是内為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為悔也凡筮者先為其内後為其外内卦為已身外卦為他人故巽為秦艮為晉

象

三十六 馬不習水土則氣狡憤生疾

亂氣至中乾正義曰言馬之亂氣狡戾而憤滿陰血偏身而動作張脈動起外雖有彊形內實乾竭外為陽內為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脈必張起故言張脈也氣憤於內外必乾燥內血為力故內潤則彊內乾則弱言乾竭者竭盡也內乾則力盡

三十七 秦穆姬以子女登臺履薪請晉侯

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即此康公也罃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弘是罃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太子罃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為女也此言登臺履薪是自囚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以此二文知古之宮閉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絕之俗本作屨者履是在足之服故踐者亦稱履是以誤焉定本作履薪

三十八　傳無穆姬四十餘言後人妄增

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彼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

無之也今定本亦無

三十九 晉始作爰田州兵

作爰田正義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謂舊入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作州兵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四十 史蘇衍歸妹之睽自為辭

遇歸妹之睽正義曰兌下震上為歸妹震為長男兌為少女兌說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歸妹之象婦人謂嫁為歸故名此卦為歸妹兌下離上為睽兌為澤離為火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乖離之象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為衁實為貺唯倒其句改兩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衍卦意而為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為繇故云其繇曰刲刺也貺賜也

刲所以求血士刲羊亦無血筐所以承賜女承筐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鄰國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爻變為睽歸妹之值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為離離還變為震震為雷離為火震變為離是雷變為火以其雷為火為此嬴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為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為車則脫其輹離為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是為火則焚其旗

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丘邑也以其變為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絶失位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卜遇寇難則張之弧弧弓也遇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從姑言兄子其當從至姑家與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逋亡逃歸其本國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於高梁之虛筮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

四十一　士女歸妹爻辭杜服用變為說

易之爻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衁知衁是血也既賜釋詁文刲刺也厨宰男子之事故刲羊士之功也筐篚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陰乃為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為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求無獲故下刺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震為離離為中女故稱女承筐震為長男男稱士故為

士刲羊王弼以兊為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為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為士而下命則刲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為戈兵兊為羊震變為離是用兵刲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為竹竹為筐震變為離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士刲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

應所求不獲故下封無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為離卦自有士女之義今杜云離為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女承筐之象既為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當卦為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為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為戈兵用變為說也

四十二　釋離震卦變坎互體

注二卦至相通正義曰為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通則

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注𣎆秦至敗姬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説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𣎆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𣎆敗姬

四十三 釋車説輹火焚旗及宗丘

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丘衆之所聚爲邑

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為車也說卦離為火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為陽位二四上耦為陰位在離則變為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為水象震為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為龍龍為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

四十四 姑姪以離震推之

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四十五 敗德先有象數龜筮從知之

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為卦是筮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訖而後有其形形象既為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

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為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令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嫁女於秦見於蓍兆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

四十六 箕子為紂父或兄名胥餘

唐叔晉始封之君晉世家文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為父也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杜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不知其然否

四十七 僖公敗邾師亡信義故杜別為之説

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

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正義曰犖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為不然故別為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

四十八 重問謂聘問之幣

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下云幣重而言甘故云問聘問之幣也

四十九 七輿大夫

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

令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為欒氏炫謂服言是

五十　左傳國語書晉侯受玉辭異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注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内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注為

惠公不終張本正義曰召武公亦名過周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質也拜不稽首無其王也替質無鎮無王無人晉侯無王人亦將無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為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為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

詳於國語而略於左傳

五十一 國高天子所命上卿管仲下卿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受下卿之禮而還卒受本位之禮

五十二 秦輸晉自渭雍逆流至汾絳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五十三　鄫子不朝而絕昏故季姬使來朝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

國今琅琊鄫縣傳云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絶鄫昏既來朝而還

五十四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背秦施結怨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

鞹猶無皮而施毛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五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十六年至二十六年

一書星隕隕石各隨聞見而記

十六年注隕落至而書正義曰隕落釋詁文公羊傳曰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

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古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為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石傳本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本是石也為當既隕始變為石聖賢不說難得而知

二六鷁退飛宋以災告

鷁水鳥者相傳為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鶂廣志云鷁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為船頭莊子云鷁之相視

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

三

季字友名或云季友仲遂生賜族

季是其字友是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為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四

對文祥妖異散文惡亦稱祥

中庸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總云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曰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為祥祥是總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

五

石鷁陰陽之事非人所生

劉炫云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

来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隂陽之事非將来吉凶所生
言將来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
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
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鷁退
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為説也今
删定以杜注云石鷁隂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則隂陽
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
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

範曰狂恒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為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

六邾執鄫子用之猶經惡楚用蔡世子

諸侯盟于曹南鄫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宋公知其在邾故使邾子執之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

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郲自用為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實惡宋亦所以惡郲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于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

七書梁亾自取之

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興無虞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宮以溢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釁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

自亡為文

八汴從河出睢從汴出

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為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

九亳社始用人睢舊用人

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

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来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十六畜不相為用若祭馬不用馬

周禮校人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畧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鷄天

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十一齊桓存三亡國猶曰薄德

注三亡國魯衛邢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絶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桓之功耳薄德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十二書新作南門更造之文

二十年注魯城至文也正義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令新作者新修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有如此也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

十三魯城南有四門令高大稷門失土功之時

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

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為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輒修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戶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修之皆當其時而記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記云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

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

十四　雩得雨則書雩不雨則書旱

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喜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

十五　方下種而書夏大旱旱而不書饑

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

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旱之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十六 尫是女巫尫弱或云病人

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為旱欲焚之故知巫尫女巫也幷以巫尫為女巫則尫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尫弱故稱尫也或以為尫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尫

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尫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云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為覬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為天哀之而下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既言暴尫又別

暴巫尫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尫是病人或説是也

十七　有別國而不能自通私屬諸侯者

二十二年注須句至須句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鄫國屬魯故知如顓臾之比畧不備書也

十八　秦晉遷戎伊川辛有言驗

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彼注

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

十九 協比其鄰近則昏姻甚回旋

詩曰至孔云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回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

二十　敬之天惟顯思

敬之至易哉正義曰詩周頌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為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其承天命甚為難

二十一　舉今兜鍪以釋古冑

說文云冑兜鍪首鎧也書傳皆云冑無兜鍪之文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

二十二　諸侯門官蓋天子虎賁氏之類

諸侯之禮亾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

二十三 雖及胡耇獲則取之

言用兵之法前敵無問彊弱不可遺留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有何恩義於二毛之人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耇壽也舍人曰耇覯也血氣精華覯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棃色似浮垢老

人壽徵也

二十四　鼓以聲氣金有止鼓之時

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為此前敵儳巖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

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却哀十一年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

二十五　禮無二適而鄭文有兩夫人

芈是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

人者當時僭忩不如禮也

二十六 俘馘

釋詁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曰今以獲賊耳為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

二十七 楚霸主自許故鄭享以九獻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

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為獻酬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

二十八 周禮享賓客與祭祀不異

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籩豆無以言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掌客云饔餼之禮云其籩豆之物者周禮籩人云云此等所陳雖為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十年饗有

昌歜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云加籩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

二十九　秦楚不與中國準

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嫺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僻陋不與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三十一　策名委質

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已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

三十二　杞用夷禮貶書子

何休膏肓難左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貶之言如夷狄之大國

耳

三十二 晉語書野人與塊復於壽星

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獲於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三十三 娶辟同姓畏黷未必皆是滅姓

男女至不蕃正義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譬違禮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育災育災滅姓是故取辟同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

三十四 廣儉文禮肅寬忠力

廣而至能力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大華者失於傲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寛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兼有之

三十五 懐嬴奉匜沃盥

說文云匜似羮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

懷嬴奉匜盛水為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晉語說此事云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

三十六　富辰以封國屬周公其實歷武成康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衰為叔世將亡為季世昔周公傷彼夏殷二國叔世踈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匡輔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

以為藩籬屏蔽周室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為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為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為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為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時已建五

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屏蕃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為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為武王封也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即政之後或至康王之時始封之耳

三十七　馬杜以二叔為夏殷末鄭賈謂管蔡

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故杜同之

三十八　釋文昭武穆周公胤

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説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郕魯衛郜曹滕七國當時皆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郇在此年春亦已解訖其毛聃闕故唯解管雍畢酆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邘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七年解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胙也

三十九　召穆公合宗族作周公常棣樂歌

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德既衰兄弟道闕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闕收合宗族於成周為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彊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輝兄弟

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可爭訟於牆内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人之侵侮也

四十 常棣是周公作召合族在宣王時

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闕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

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四十一 棠棣一名棣鄂鄂然不韡韡乎

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韡韡也

四十二 南汜東汜各隨所近言

南氾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境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以為南氾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為東氾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四十三　釋地平天成杜與孔傳暗合

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四十四　弔喪不答拜宋弔周喪特拜謝之

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賔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四十五　宋大夫蕩妻書宋蕩伯姬

伯姬魯女而以宋蕩冠之知為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即伯姬故知自為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

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

四十六 杜注洮為魯地誤

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

四十七 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

釋例曰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大子發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修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善之事

四十八　晉侯請隧欲以王禮葬

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

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土而直縣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

四十九 齊以盟主自居故討魯私盟洮向

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為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從本文

五十 師不可謂之假借故以乞為名

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為內外同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為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

五十一 釋犒勞以師枯槁勞之

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

五十二 楚千二百年不得為十二世

祝融鬻熊皆為楚之遠祖也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删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為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别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為得也

五十三 熊摯適子不得立自弃於夔

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五十四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釋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師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

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吴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吴子也

五十五

齊桓公三夫人六嬖五公子六十七日乃殯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

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十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

五十六　楚子賜鄭伯金戒無以鑄兵

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鄭伯始朝於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鍾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正義曰考工記云吳越之劒是也

五十七　邾人執鄫子用之言若用畜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

之言若用畜産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正義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

五十八 西宮公别宮非閔廟

穀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為說故云公别宮也

五十九 邾人滅須句而曰蠻夷猾夏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皡有濟之祀注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注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正義曰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婼曰徧檢古本皆作豹字

六十 古者禮會賦古詩以見意

子犯曰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六十一 杜謂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

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劉炫規過云

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令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總

皆如此

六十二　下義其罪上賞其姦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勲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六